

百达翡丽每年都会推出一系列凸显珍稀手工艺装饰的特别时计：它们大多数仅有一枚或限量生产。这些时计一般在巴塞尔世界钟表珠宝展首度亮相，2014年的珍稀手工艺系列也不例外。在百达翡丽通透敞亮的全新展厅，参观者、客户与时计迷可以饱享这场有着超卓装饰工艺的腕表、怀表及圆顶座钟的视觉盛宴。不过，这只是庆典之年的前奏。金秋10月，百达翡丽于Plan-les-Ouates总部为庆祝175周年呈现第2场献礼，再次令公众为之心醉神迷。

百达翡丽在两个重要领域傲视同侪：最先进的制表技术，以及由顶级艺术与手工技艺缔造的装饰美学。虽然这早已众所周知，但再说无妨，何况175周年纪念表款系列把这两方面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百达翡丽175周年的登峰造极之作“大师弦音腕表”（Grandmaster Chime）向最古老的时计装饰艺术——雕刻工艺致以崇高敬意，并非巧合。

一如所料，在这个专向珍稀手工艺致敬的时计系列中，雕刻工艺异常亮眼，不仅独当一面，亦有其他工艺相伴登场，尤其是日内瓦的伟大传统——珐琅及微绘珐琅工艺。所有人为百达翡丽的二度献礼而迷醉，对丰富多彩的工艺称赞有加，同时亦为事无巨细的前期筹划感到惊叹。在这个对艺术灵感与手工艺要求极高的领域里，欲速则不达。

这一重大项目的领头人桑德林·斯登（Sandrine Stern）欣喜地与我们分享。“我们当然

会早作准备，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可以信赖忠心耿耿、积极投入的同事及伙伴。175周年并不会每天发生。他们为公司付出了全部时间与才艺。正是他们共同怀有的热情，才使这个项目如此成功。”175周年的纪念款珍稀手工艺系列正是这样应运而生，也丝毫未影响2014或2015年的常规时计系列。

百达翡丽对传统工艺悉心维护并立志将其发扬光大，有时甚至超越了无限的可能，实现了一些不折不扣的创举。众所周知，创新可谓钟表业的助燃剂，是促进增长的强大动力，每一项创举都会被昭告天下，而后正式申请专利。不过，珍稀工艺植根于传统，与“创新”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呢？

“每当涉及珍稀工艺，百达翡丽绝不会采用那些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技术或材料，因为这将影响到整枚时计，比如表盘的寿命。”桑德林·斯登说。“另一方面，我们想要激发艺术家及技艺精湛的工匠们的创意热情，鼓励他们利用自己的才华和技能进行新的尝试。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自发地在自己的领域进行创新，而在我们这里，我们以全新的方法整合技术，与工匠合作，以取得名副其实的‘首创成果’。”

安妮塔·波尔谢（Anita Porchet）亲手打造了175周年纪念时计系列中的一枚瑰宝，超越其公认的高超工艺水准。波尔谢是一位精通所有珐琅工艺的大师，她选择结合其中两种

## 泛彩流光 ON THE CREST OF A WAVE

为倍受珍视的传统工艺注入新的活力需要勇气与胆识。百达翡丽时计创作总监桑德林·斯登与尚菲力·岩姆（Jean-Philippe Arm）畅谈以日内瓦湖为灵感源泉的全新175周年志庆时计系列。







珐琅大师阿妮塔·波尔谢成功运用微绘珐琅及金片嵌饰珐琅两种工艺完成了“湖畔拂晓”怀表

(第62-63页)的装饰。对页：展现不同珍稀手工艺的腕表款式，包括掐丝珐琅、细木镶嵌、微绘珐琅及雕刻工艺。

右图：怀表的微绘珐琅装饰采用了精细研磨的珐琅粉和稀有油料混合物(顶图及底图)，并以手工雕刻(中间图)。

珐琅工艺：即微绘珐琅及金片镶嵌珐琅，令二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在这款名为“湖畔拂晓”(Dawn on the Lake)的怀表上，她将珐琅工艺运用于整件作品表面，包括怀表表圈及支架。

整枚怀表向日内瓦湖畔的瑞士画家们致敬，他们的作品被收录在菲力·斯登(Philippe Stern)先生的私人收藏中。怀表背面是他最喜欢的一幅画作——路易斯·鲍迪特(Louis Baudit)的《科洛尼的早晨》(Morning off Coligny)。在表盘上，波尔谢则把亚历山大·佩里耶(Alexandre Perrier)、爱德华·瓦莱(Edouard Vallet)、沃尔特·马弗里(Walter Mafli)、费迪南德·霍德勒(Ferdinand Hodler)及保罗·克利(Paul Klee)5位画家的作品完美和谐地整合为一。“制作越深入，就越感觉自己是在表盘上‘航行’。”波尔谢说。观赏者的目光游走于一幅又一幅画作之间，其中流光泛彩，明暗交融。这种效果出自40多种基本珐琅彩。由于画作之间无画框阻隔，流动之感绵绵不绝，毫无间断。装饰工艺亦延续至手工雕刻的白金表圈，以金片——即闪闪发亮的装饰亮片(paillons)延续画面主题，每一枚金片都是在嵌入后独立上色的。

波尔谢以银色小亮片来呈现如湖水般流动的蓝色、绿色及蓝绿色等色调，比起较常用的金箔技术来说，难度更高。“我知道这样做很疯狂，我是自讨苦吃；但要是没有银箔，我永远也不可能取得我想要的效果。”结合金片珐琅和微绘珐琅的难题之一是每道程序都需要不同的煅烧温度。全靠这位珐琅大师的丰富经验，以及多日不眠不休的工作，这件作品才得以成功。波尔谢的大胆创新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经最终抛光之后，作品呈现出湖面特有的潋滟波光。这位艺术家为此成果欣喜不已，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恰恰是你从大自然得到的感觉。”

175周年的纪念款珍稀手工艺系列以日内瓦湖及日内瓦城为主题，带有传统的三桅帆船、海港与海岸图案。其中最完美的诠释包括下列作品。

两枚Calatrava腕表的表盘展现了微绘珐琅工艺，该系列名为“湖中漫游”(On the Lake)，以瑞士画家弗朗索瓦·柏丛(François Bocion)的作品为灵感。值得注意的是，天空及湖水部分的视觉效果是由手工雕刻打造的，这个工序先于珐琅工艺之前，在盘面背景上完成。

另一套4枚的Calatrava腕表，表盘描绘了“日内瓦湖帆船”(Lake Geneva Barques)的景象，灵感亦来自菲力·斯登先生的私人收藏系列，不过这次采用的是掐丝珐琅工艺。容纳珐琅彩的纤细金线的厚度仅为0.05毫米，长度约为40至70厘米。

还有一组4枚Calatrava腕表的灵感来自古董日内瓦湖风光







明信片，日内瓦湖与三桅船再度成为主题，但以细木镶嵌工艺来呈现。每枚腕表用到的木材达30种之多，每一块表盘更需由166件小木块镶嵌组成。在这组作品中，表面中心的主角是古董三桅船。而另一组4枚名为“微风与暴风”（Breeze and Storm）的Calatrava腕表则以日内瓦港为主题。这组采用的白金表盘全以手工浮雕工艺（en modelé）制成，与其他Calatrava时计一样搭载caliber 240超薄自动上弦机芯。

最后不得不提“海神号”（The Neptune）圆顶座钟，以湖畔、泛舟及日内瓦城为主题，均以镂空珐琅（plique-à-jour）工艺来诠释。想像一下先在整块圆凸状金属表面制作镂空图案，继而在众多镂空空间内注入半透明的珐琅彩，珐琅的注入在全无底胚（即无坚实背衬）的情况下进行，全靠毛细作用支持。这种技术本身并无新奇之处，然而，把这种工艺从表盘的方寸之地转移到座钟表面则需胆量。历经175年风雨的百达翡丽，显然毫不胆怯，敢于创新。◆

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享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http://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



掐丝珐琅工艺装饰的“**The Bol d'Or**帆船赛”圆顶座钟（第66页，右图），以在日内瓦湖举行的著名金杯帆船赛为主题。百达翡丽荣誉主席菲力·斯登先生是一位倍受尊敬的船长，曾七度在赛事勇夺殊荣。左图（细节详见第66页左图）：“海神号”是百达翡丽首座采用镂空珐琅这一珍稀工艺的圆顶座钟。工艺师在金属表面刻出蜂巢状的小孔，再填入彩色的半透明珐琅，创造出迷人的彩绘玻璃效果。